

## 秦隴糧餉副總督——馬瑞堂的家國情懷

沈齊珍

當人們到白水寺去旅遊，走進劉秀殿前院時，驟然奪眶而映入眼簾的是右側有一通一九四一年立的古碑，碑的正面鐫刻著“白水重光”四個隸書大字，下款為“棗陽縣紳商各界同贈”。碑的背面為重修白水寺碑文，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引人注目：“今幸有馬公瑞堂，慨然于漢世祖之偉業未可遺忘，名勝古跡之不宜淹沒，遂倡議釀鳩工成材，從事重修，廟貌一新是舉也”。這馬公瑞堂是何許人也？他為什麼要修繕白水寺？和白水寺有什麼關係？為什麼許多年來招致不計其數勤學善思者的問津？

這裡不妨介紹一下馬公瑞堂其人其事吧！

### 一

馬瑞堂，字福祥。解放前棗陽地方紅幫（興復社或安定堂）龍頭大爺，棗陽人多稱其為馬大爺，外地人尊稱為馬山主。相傳紅幫興起於九龍山，故又稱之為“九龍山主”。

馬瑞堂，1875年（光緒元年）出身在湖北棗陽城關一個貧民家裡，自幼喪父，依靠母親開磨房勉強維持生活。由於家境貧寒，經濟困難，母親無力供他上學讀書，17歲時被清軍抓去當兵。艱苦的家庭環境，食不裹腹的日子，造就了他吃苦耐勞的精神。雖是被抓當兵，但他仍很知足，最起碼有飯吃。所以，進入部隊後，他刻苦訓練，從不叫苦叫累，經常加班加點，付

出比常人多的努力，因此，業務水準不斷提升，擒拿格鬥技藝和各種戰法熟練掌握。有付出就有回報，25歲時升遷為清兵旗（相當於連長職務），在同行中初露頭角。上司見他頭腦靈活，精明能幹，又精通和熟悉各種技戰法，很有潛力，是個好苗子，故而垂青於他。1907年，他被送入保定陸軍將弁（侍衛）學堂學習。1909年，轉任新軍混成協二標一營見習隊官，仕途可謂如魚得水，如沐春風。在保定陸軍將弁學堂學習期間，他秘密加入了以“興漢滅滿”為宗旨的紅幫組織，積極追隨孫中山進行國民革命活動，並暗中在軍隊裡建立紅幫組織，發展幫會成員，宣傳國民革命。由於行動過於暴露，被清庭當局發覺，撤銷了他軍中的一切職務，開除了軍籍。壯志未酬，他忿忿離開清軍，後去至陝西潼關一帶繼續發展紅幫組織和宣傳國民革命。

1911年（辛亥年）辛亥革命爆發，10月10日晚，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熊秉坤等在武昌起義，攻克湖廣總督衙門，佔領武漢三鎮，成立湖北新政府。馬瑞堂聞訊，從潼關趕赴西安參加陝西起義，為奪取陝西立下了汗馬功勞，被國民革命軍委任為秦隴糧餉副總督兼軍政部副部長。

1913年10月，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成果，任大總統。他知道馬瑞堂是個人才，積極拉攏他好為自己服務，於是把他從陝西調往北京，名譽上是在京聽候任用，其實是想把他困於牢籠，不能參加反對自己的活動。在京期間，他又秘密加入了孫中山創立的同盟會，在同盟會裡繼續發展幫會組織，宣傳國民革命。

1915年12月，袁世凱宣佈恢復帝制，此舉引發了全國性的強烈反對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日本發表《討袁宣言》，全國各地掀起大規模地反袁浪潮和“護法運動”。在內外交困、軍事失利的情況下，迫於形勢壓力，1916年3月22日，袁世凱被

迫宣佈取消帝制，同年6月6日病逝。隨後國家進入了長達十多年的軍閥混戰時期。

多年的軍閥混戰，馬瑞堂與同盟會失去了聯繫。後幾經輾轉於1924年6月回到武漢。回漢後，又被湖北省省長蕭耀南委以鄂豫邊區遊擊隊總司令，他信心滿滿，一腔熱血，想以此為起點大幹一番。隨即走馬上任，不去不知道，去了嚇一跳，他見那個部隊魚龍混雜，而非正義之師，屬烏合之眾，與自己的初衷相去甚遠，還有可能陷自己於不義，毅然辭職，在武漢住閑。

1937年，蔣介石行營駐漢期間，聞悉馬瑞堂滯留在漢，他深知馬瑞堂當時在軍中的影響，社會上的威望以及應對處理各種複雜事務的能力，便放下身價，登門拜訪，對馬以“辛亥老人、紅幫同仁”相看，對馬在奪取陝西中立功的表現大加讚賞，敬佩三分，隨以“共操大業”為由邀馬赴渝。言為“共操大業”，實則是想控制馬為自己效力。馬深知蔣介石為人奸詐，生性多疑，剛愎自用，心狠手辣，不願與其同流合污，便以自己身體不適婉言相拒。

1938年，日寇攻佔武漢後，馬瑞堂見形勢急劇惡化，武漢不可久留，隨攜家眷回棗陽老家居住。

## 二

馬瑞堂是一個愛國愛鄉的有識之士，當兵時對歷史上的愛國人物就十分仰慕，回到家鄉棗陽以後，對出自家鄉的東漢光武帝劉秀更是萬分敬仰，曾多次帶領紅幫幫徒遊覽白水寺。遊子歸鄉，心情十分激動，他見白水寺依山而建，山腳下滾河環繞，山青水秀，風景優美，適合在此隱居，經過再三思量 and 權衡，

不久便向眾幫徒說：“白水寺乃光武名勝，山水秀麗，爲吾隱身之處也。”

1941年2月10日，當他再次遊覽白水寺時，目睹已頹廢不堪的古剎，目之不禁，感傷萬千，不時長籲短歎，隨即產生了修繕白水寺的意念。感慨則鳩工重修，於是他便以辛亥老人、紅幫山主的威望，伴以重視名勝古跡和敬仰漢光武帝的赤誠之心，率先慷慨解囊，拿出自己多年的積蓄，又倡議、動員棗陽縣紳商各界的朋友和紅幫幫徒募捐了一批資金，他親自主持並參與了整個寺廟的修葺事宜。維修工程于當年3月啓動，6月底竣工，農曆九月九日（重陽節）這一天舉行了隆重的竣工儀式，立碑一通，上刻“白水重光”四個大字，意爲：白水寺經修繕後廟貌一新，重現昔日的光彩，以作紀念。

面對裝點一新的古剎英姿，馬瑞堂心情激動不已，浮想聯翩，多年流落在外，無一報答父老鄉親，晚年能主持修繕名勝古跡，也算爲家鄉盡了微薄之力，了卻了一樁赤子報達桑梓地的夙願，亦可對先人無愧矣。面對此情此景，他心潮澎湃，不覺詩興大發，脫口而出，詠出了一支上聯：“九月重陽，白水重光，陽光重重照白水”。但一時又沒有想出與之對應的下聯，隨召令幫友應對下聯，從優錄用。同時公開向社會賢達、文人雅士徵集下聯。說來也巧，時值國民黨一二五師副師長傅良居（駒）回棗，去拜訪馬瑞堂，聽說馬公在有生之年光復白水寺爲之恭賀。邂逅倍親，馬請傅登山遊覽，談及征聯一事，傅遊興正濃，聽聞此事，興致勃勃，稍作醞釀，便對出下聯：“三代尙文，真人尙武，文武尙尙唯真人”。馬聞其聯讚不絕口，馬、傅合聯爲：

“九月重陽，白水重光，陽光重重照白水”（馬）

“三代尙文，真人尙武，文武尙尙唯真人”（傅）

二人越游越高興，越談越投機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意。看著修葺如故的古剎，傅良居感慨不已，爲馬公晚年的善舉讚賞有加。抬頭又見煥然一新的劉秀殿，詩意未盡，隨回敬馬公一支上聯：“中興炎漢，天意炎運，漢運炎炎屬天意”。馬瑞堂也在興頭，以自己重修白水寺的親身體驗，心有靈犀，當即應對出下聯：“大學明道，靈山明德，道德明明在靈山”。合聯爲：

“中興炎漢，天意炎運，漢運炎炎屬天意”（傅）

“大學明道，靈山明德，道德明明在靈山”（馬）

這兩幅楹聯，至今仍鑲嵌在劉秀殿的前殿和正殿的簷柱上，吸引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文人墨客駐足品賞。

1945年秋，抗戰勝利後，馬瑞堂離開棗陽城內紅幫堂，脫俗上山，居住在劉秀殿與佛爺殿之間的小齋堂內，成爲名符其實的“白水山主”（他自稱白水村夫），主管白水寺勝地。馬瑞堂上山后，爲白水寺增添了許多神秘色彩，招徠了成千上萬的香客和遊人上山拜謁。每年農曆四月初八，白水寺廟會更盛更旺，請來梆子（豫劇），二簧（漢劇），越調等戲劇大演三天，趕會的人絡繹不絕，寺外車水馬龍，寺內人如潮湧，有的許願還香；有的玩賞風景；有的買賣各種生活用品，也有年輕人借此機會談情說愛，大家還有一個共同的目的，就是想借機看看馬瑞堂這位“白水山主”、“棗陽活佛”。

馬瑞堂十分善解人意，每當正會（農曆四月初八）這天，他精心梳裝，身著長布衫，頭帶瓜皮帽，手拄拐杖，上午十點左右，在眾信徒們的拱衛下，走出齋堂，站在佛爺殿前的高階上，

向趕會和觀瞻的人施以“掌禮”（左右手平胸側立），點頭示意，向眾人問好，然後走下臺階，穿過人群，在寺內寺外巡視，讓人們目睹其風采。

從那時起，白水寺便享譽國內，名播三山五嶽。

### 三

馬瑞堂性格豪爽，淳樸謙遜，平易近人，在社會上有很高的威望和聲譽，人們都十分尊重和敬仰他，就是在國民黨上層軍政要員中也頗受尊敬。幾度春秋，往事歷歷。當年，第二十二集團軍司令孫震駐吳店時，曾兩次登門拜望；第二集團軍司令孫連仲、第三十九軍軍長劉鶴亭換防經過棗陽時，都繞道吳店去白水寺探望他；就連重慶國民黨中央政府秘書長于佑任，也曾於1941年底打電報給棗陽金庫主任胡太遠，說馬是“辛亥革命老人，若在棗，資用要由金庫開支。他（指馬）若同意，把伊請到重慶來。”

馬瑞堂回到棗陽後，除了重修白水寺，還為當地人民做了不少好事、善事，在民間廣為流傳。如1942年，國民黨第五戰區十八倉庫的潘庫長，來吳店收集散存在民間的軍糧，當地糧所周伯屏所長請馬陪同潘庫長一起進餐，席間馬問潘庫長：“來蔽地有何貴幹？”潘說：“收集吳店散存在群眾中的軍糧。”馬說：“吾棗今年大旱災，群眾缺衣少食，饑荒難熬，散存之糧早吃光了，請你向上級稟明救濟我帝鄉災民算了，希能施捨恩德。”

潘說：“這一大批國庫軍糧怎敢報銷？”

馬說：“請庫長報吧，不能報再說。”於是，潘庫長遵囑

報銷了。

1943年，吳店河南館地下黨支部書記李玉書（私塾先生），被國民黨特務鄭維敏捕去拷打，李母求告馬瑞堂，救救自己的兒子，馬叫李母拿著他的名片去見鄭維敏，鄭維敏見到馬的名片知其來意，很快把李玉書釋放了。

馬瑞堂為家鄉棗陽做的好事很多，國民黨第六十八軍軍長劉汝明在吳店駐防期間，耳聞目睹，深受感動，派兵修通了吳店至白水寺的一條大路。

馬瑞堂脫俗上山后，戒葷吃素，念經作法，參禪打坐，藉以修身養性，延年益壽。誰知天公不作美，他的身體漸漸虛弱，每況愈下，繼而臥床不起，於一九四七年秋與世長辭，享年七十二歲。信徒們遵照他生前的遺言，葬于棗陽城北黃龍崗。

2025年9月